

天濠閣集

劉鶚石著

政协福建省上杭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室

天潮阁集

《天潮阁集》诗文钞总目

卷首

重印序 原序 本传 年谱

卷一 文钞

天潮阁记 庐山木瓜洞记 九龙诗记 白华游诗记 漱玉亭记 竹杖铭 寄黎愧曾书 复彭中叔书 与陈子芸书 与郑彦升书 与童玉铉书 诗文集自序 丘吾鼎文集序 杨子庆诗序 赠别陶苦子序 赠姚耕山序 送上杭县令序 送吴无双序 汪母寿序 林不岩寿序 禹碑跋 春游图跋 万季野行状 祭陶握山文 祭李元仲文 吊宋越国公文 广送穷文 中秋后一日纪游文 彭任一草亭集后序 祭南丰谢明道先生

卷二 诗钞三四五言古

日出入歌 五杂组 云海诗 短歌行 善哉行 蒿里 薤露 秋胡行 开天谣 千尺之松 古逸 形影问答 眉谓眸子 汉水谓湘 去别 秋怀 杂喻 杂感 升天行 子夜歌 塞上曲 拟晋西州曲 华山畿 续采薇歌 昆仑吟 极乐吟 古冢吟 云南曲 邯郸倡 杂诗 初发永昌 道旁柳 赵州早发 读陶集 古意 玉台体 新津县 读史 梦许荣 宿郴州城南吊义帝冢 石巢四首

卷三 诗钞七古

黄河行 五歌 鸿鹄歌 采莲曲 杨柳枝四时曲 老女歌 跨海吟 哀龙江 网罟歌 猛虎行 明君行 秋雨行 乌栖曲 妖童行 李勇士歌 滇歌行 远别离 可渡桥 七星关 嘉兰篇 春将归 登高山 留别赵国子 前缓声歌赠人 放歌行赠王左人 南阳卧龙岗 长歌为白门叔寿 暴雨作 送张超然还虞山 与伟公 与黄位北 送毛石墨还携李 送蓝公漪回侯官并缄家书

卷四 诗钞五言律

南岳杂诗 木瓜盛开柬陈子芸 入天台寺 万芳亭即事 初夏归自卧佛寺 夏晴 宿三塔寺 同许荣游五华山 滇南留别许荣 水西道中 乌蒙即事 初入蜀境 歌凤台 避雨木皮殿 上峰

寺呈赵国子 登祝融峰顶 湘江早发 宿中庵 会仙桥独酌 方庆寺 郴江早发 衡州杂诗
 登长沙城楼 王左人结屋烟霞峰下 过莲华峰访人不遇 呈黎愧曾 奉赠李元仲 登城陴望
 紫金山 避暑圆通寺赠止庵老僧 拜九一和尚塔 题画 客温泉呈李元仲 饮城南李氏梅庄
 摘星台小酌 赠萧端木 桑园 送叶苍雨过洪州 清流路室 宁都送林敬承入粤 岷山别彭
 中叔 挽李元慈 舟过临川感旧 庐山玉渊潭 石城道中有败垒 舟出鄱阳 梦仲兄 梦亡侄
 次韵答施子雨 送舒亦蕃过粤西 送曾青藜过潮阳 游濂泉寺 留别姚耕山 舟次清远阻
 雨 游平山堂 与吴大章诸子集季野园 维扬复会舒亦蕃 小孤山 过庾岭 题广州五层
 楼 与香山寺僧 赠陶握山 送庐陵族人粤西 广南长寿庵 别诸同志 题江顶寺温泉二首

卷五 诗钞七言律

无题五首 题宁西寺壁 南岳二月积雪思归不果 祝融峰独坐 兜率庵 游石鼓书院 宿祝
 融峰顶 南岳晚对 衡州纪事 避暑祝融 烂柯岩饮袁氏兄弟寓中 玉渊潭独坐 送高飞
 之过虔州 赠宗一 江南新柳寓临汀送马云将之任越睦 奉寄李元仲 登延平先锋楼 过
 仙霞岭 晚次临安 登金陵报恩寺浮图 江南春兴 杭川春望 九日杭川 登五层楼送揭际
 虞出岭 和人最是诗 广南送人游秦中 奉寄仲兄家报 龙川道上怀广南诸先生 杂兴集
 唐 别黄象九 留别戴子慧兼呈程培公二首 题乐昌玉岭关 望湖亭独酌 江南奉怀陶握
 山 代赠义国公 客江南述怀 黄河舟中作 汶上七夕逢初度 晚泊三十六湾 岳阳楼 挽
 彭躬庵 登端州阅江楼 送施从云还江南兼订后期 咏梅 牡丹 新柳 行经凤陵 早度函
 谷关

卷六 诗钞绝句附诗余

遣兴 永昌八景 龙泉门外塔影 宫词 边怨 澜沧江 下关 早发毕节卫 赤水卫
 晚泊犍为县 峨眉山 丫宝楼 古德林 大峨泉 曾切斋馆中荷花 游仙 题饮牛图 反唐
 人姑苏台诗 永昌冬日 太保山春望 宿城南水庄 早发白木铺 早发白岩 碧鸡山口占
 五华山怀古 题画赠人 别人 清明 寄陈子芸 永宁道中 瓦屋道中 峨眉绝顶 成都旧王
 宫 重庆示人 峡中作 会仙桥 南岳见桃花有感 晚宿北郭 留别南岳 续梦诗 祝融峰
 顶 琵琶亭 东林寺 独宿香炉峰下 南冈 桃源洞 城陴春望 庐山道中 檀河即事 望
 湖亭怀江南诸友 淮安别友 梦中作 云居即事 送戒行回扬州 五日丰湖阻雨 广南送甘
 衷素过端州 与天眼僧

诗余 附

望月台 观音岩 会仙桥 罗汉洞 湘江 云海 南岳夏日 登石钟观音阁

卷首

序一

人生不幸而丁家国之变，求死则无死理，偷生更无生机，不得已放游四方，徐观剥复，感慨所系，借文字以寓其牢愁。然其时又文网烦密，稍摭故国之思，即触新朝之忌，茹恨忍痛，无若吾杭刘螯石先生之甚者也。先生以古今之奇才，值古今之奇变，而其身遂历古今之奇穷。其生在云南永昌，距甲申之变，已十五年。逮先永昌公之殉国，亦十二年。堕地甫八月，而永历南狩。先户部公又殉国，全家与难者八十余人。逮先生识字能言，明社之屋久矣，而家国之感，种族之悲，郁积于中，若鲠在喉而不能去，天荒地老而此恨无穷期！石烂海枯而此情不磨灭！且子遗一身，有鰥终老。匪特反颜事仇，沦衣冠于禽兽者，不可同日语。以视攀鳞之先烈，茹蕨之遗民，其痛苦又何如耶？兹钞大率游历酬赠之作，不过先生著述中什佰之一，且为一二朋旧，搜辑付刻，删除忌讳，幸不列为禁书，得以流传至今。而字里行间，犹可想见先生之隐衷，知先生之身世者，读之能无油然而生爱国之心乎？中华民国五年八月邑后学丘复序于念庐。

序二

刘螯石先生《天潮阁文集》再版于前清乾嘉间，邑先辈莫翹南为之集资刊刻。莫公本邑中衿豪，著述宏富，此集之刻，亲自校订，顾未曾以一文弁首者，盖以先生因祖若父均殉国不出仕清，集中感怀纪事诸作，间或直抒胸臆，其时文网严密，动触禁令，故矜慎若此。而先生诗文乃于是益传。光绪季年余尝钩稽集中自志甲子，拟订先生年谱，附诸篇末。卒为编年书法有待商榷，逡巡未果。民国改建，无所忌讳，又因事未遑卒业，为歉然者久之。本年丘君荷公倡议重刊，并为补编年谱，函索余序。乃叹荷公勇于为义，表扬先哲不遗余力，微特匡余不逮，即莫公校刊初心，知亦当为欣慰！因本所闻见，率书数语以归之。至先生诗文造诣何若？则有但月老人弁语在。但月文章气节为汀南泰斗，先生行辈较晚，尚复为所倾倒，此集之价值从可识矣。末学如余，又何说而为之词？民国五年国会复活之后十日，邑后学雷熙春书于县立中学校。

序三

士生丧乱之世，以诗文辞写其怫郁，此至不获已者也！顾暴君虐吏，绳以忌讳，则传者仅矣。老死岩阿，遗稿散失，即不散失，而亦无力梓行，则传者又仅矣。夫丧乱之世，士无事业可言，区区文字之微，亦聊以寄托怀抱耳，岂必求传而后为之？是以诗文辞之传不传，在他人引为幸不幸者，非士之志也。国亡而不能救，家破而不能复，忧愁怨思，郁郁终古，士之不幸亦已多矣，何惜乎文字？其以文字鸣者，诚士之不获已，传不传非其所预测者也。明清之交，士之忧愁怨思，有诗文辞而不传者何限？吾友丘荷公乃重刻其乡先生刘螯石之《天潮阁集》。并为之旁搜遗著，汇订年谱。荷公所以传螯石先生者，亦云至矣。窃考先生当日鼎迁社屋，禾黍兴悲，是无国也。祖父死忠，有鰥终老，是无家也。无国无家，嗒焉无以自

遭，夫而后泄之于诗文辞。然且畏避禁网，不敢畅所欲言，故其集多记游酬答之作，在先生当日岂计其必传？又岂计二百余年之后，复有荷公其人为之搜遗著，订年谱哉？然阐发幽潜，责在后起者。先生即不求传，好古如荷公者，乌能忽然置之？况先生之文推重二川，其诗称高、袁、献吉，一洗有明一代气体靡弱之病，则诚有可传者。在荷公亦乌得不传之？若以为悲先生之遇，因而重先生之诗文辞，则浅乎视先生矣。盖文字与遭遇，两难相因，而不能谓遭遇不幸者，其文字皆可传。今世变频仍，而国粹衰落，诗文辞之学亦几乎熄矣。岂今世之士，其遭遇皆优于鏊石先生者哉？中华民国五年十一月廿二日，蒲田林翰序于福建省议会。

序四

昔人有言，诗穷而后工。余谓穷亦视其人何如耳。里巷小夫，所志不出藩溷之外，所谋不越温饱之微，求之不得，沾沾然忧之，叹老嗟卑，怨天尤人，免焉若不可以终日。自有识者视之，哂其笑矣！穷亦何必工哉？唯以嵌寄磊落之才，遭晦盲否塞之秋，国恨家仇，耿耿胸臆间，吐之不能，茹之不忍，于是发为文章，嘈唼铿锵，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斯其遇弥穷，而其诣乃益工矣。知此意者，可以读上杭刘鏊石先生之《天潮阁集》。先生生当明季，皇纲解纽，宇宙腥腥。祖父背身殉国难，全家灰烬。独以覆巢完卵之躬，与丑虏共戴履天地，此其穷可谓极人生之所不堪矣！顾或谓明社之亡，先生才数岁耳，宁有故国旧君之感？自可俯仰新朝，优游仕进，何必中风狂走，自侔于夏肄殷顽！不知种性不灭，夷夏之防未湮，即迟之二百六十余年，终不以爱亲之客帝，为神州之共主，而况先生身亲家国之变者哉！故虽踳地局天，委蛇当世，有时不得不为圣明天子之谀词，然其《与郑彦升书》直称永历帝号，俨然存中原正统之尊，斯与戴南山《答余生书》何异？不遭文字之狱，倘亦天幸耳。《李勇士歌》，惜其转侧寇虏之交，死不成大名，而曰：“仁义小用之则亡，盗贼大用之则昌。”诚有慨乎其言之者。《龙江之哀》，则直曰：“三百年尽此一战。”宁非孤臣孽子泪尽而继以血哉？《黄河行》曰：“不明，不宋，不唐，不汉一男子。”明言鲁连义不帝秦，桃源何论魏晋矣。《与郑彦升书》：“苟全此身，不欲令其即赴夷齐之约，以徐观彼昊，究竟何如？”又《与彭中叔书》：“意欲至匡庐高卧三数年，以徐观剥复之变。”此其心殆犹未能忘天下事者。他若《萧端木之图跋》。《李元仲之祭文》。何一非凄音激楚，苦调独弹，令人不忍卒读。夫当举世熙熙，歌尧颂舜之际，而先生独涉乐不笑言，哀已唏！诚哉，其别有怀抱也。迹其流离滇蜀，奔走楚粤，南绝吴阊，北穷燕蓟，未必尽寻常游士踪迹。栖皇万里，垂老不得一当，徒托文词以自鸣。其所谓“走路莫多于我，饮酒莫多于我。说话莫多于我。”虽曰自负之大言，抑亦伤心之极致矣！然则穷而后工，非先生乌足以当之？此集初刊于周维庆，再刊于莫翹南，代久年湮，流传已寡。今社友丘荷公为醵资重印，远寄吴中，属执校仇之役，并使弁以数言。余不获辞于其成也，聊赘论如此，以质世之读者。时中华民国五年十二月吴江柳弃疾序。

原序一

但月老人读刘子《天潮阁文集》，至怀古之诗，老人曰：“胸臆朴质之中，备见高雅，几于柴桑，脱胎汉魏矣。”又杂感之诗，老人曰：“虚实之间，有物运之，似《易林》风咏也”。复读刘子《送马云将之腾阳》诗，老人曰：“竟是滇南国风，不但各地志而已，可观可群，亦骚亦雅”。又《薤露》之章，老人曰：“奇情高致，仙人谅不到此。”至其纪事之篇，老人曰：“直叙便是讽刺，谑笑便是痛哭，古诗妙处尽在于此”。宁化李世熊题。（复按：此非序文。乃周刻汇集李先生评语，而强题为序耳。今姑仍旧钞存。）

原序二

古今能诗者，不下百余家，其思通者，其词博；其情深者，其文挚，三百篇尚矣，汉次之，魏晋又次之，六朝四唐，雅郑杂奏，硃瑜纷陈，不能无世降之憾焉！宋与明工摹拟，间亦有至者，皆不能无失焉。何、李、杨、王 崑嗤宋，彼盖弗自鉴其真耳，诸公遂吠声而和之，亦独何哉？明季诸君子，标榜过多，互相门户，诗之弊，遂流至今而大溃。设仲尼复生，将谣之不可，采而奚风？凡所谓古诗雅颂，寥哉！复乎洞庭之野矣。岂造化英灵今已穷耶？抑氤氲之尚有待也？刘子年少耳，然矫矫斗俗，所为语言，与其人，有一往不返之致。余与倾盖，即为倾倒者久之。既乃以其诗文示予，予捧而读之，若闻苏门之清啸，若聆易水之悲歌，若威风之唳高冈，若潜虬之吟绝壑。每讽一再过，觉琅琊武库，矗目皆奇，山阴道中，应接不暇，恍然与刘子游华胥之国，而陟藐姑之颠，善哉！才固若是乎？夫子以弱冠所得即若是，则以子之才之志，充之学，而涵之以养，吾安知异日之进，不鞭叱明宋，驰骤四唐六朝，驾汉魏而上也，则将来风雅之正，又非君其谁职哉！于是不肖弟荣，敢以规于君曰：“郎好慎自爱，以待天下之知者。”时岁在丙辰上巳日，昆明谊弟许荣题。

丙辰春，会许子于滇池，予时年十九。许子年始十五，韶令绝尘，已饬于庠矣。嚬嚬自喜，旁若无人，一见独倾心悦服，相与倾吐月余。乃为立字曰：“芳臣”。作《种树说》以赠之。许子强为予作序，中多过情之词。自兹一别，飘然六载，回想当年，恍同梦寐。而予奔走风尘，劳劳靡定，芳臣亦不知近作何似矣？检帙得所为文，犹是绿杨堤畔酒楼中与许子欢歌抱臂时也。不忍弃之，用以弁篇，以志当年相得之雅。览者当谅予情，毋谓以其夸诞而博名高，则小子何敢？（鳌石原跋）

原序三

不佞与鳌石先生旧好也。曩者，鳌石欲以《游岳诗》倩余寿之梓，不果。越有年，又与鳌石同寓武平旅舍。复言，《天潮阁》全稿将付予为侵之梨。忽鳌石祖轍催程，又中阻焉。自后，鳌石北辙南辕，益无定处，余亦朝奔暮驰，相逐不遇。更越年，闻鳌石卒于宁化李氏家矣。时余且驻郡城，计图株守，聊侵蒙书数部，以代糊口。暇日检点汀之八邑所有先哲后贤

诗文，欲汇集成书，编为《闽汀文选》。附以吾杭贤士大夫之残简遗编。未尝不咨嗟悼叹，古今文献不足征，良可惜也。忆迩来吾杭以诗文名世者，莫如鳌石。昔曾聆其自负之言，谓：“走路莫多于我，饮酒莫多于我，说话莫多于我。”盖其登五岳，渡三河，名山大川皆有所阅历。夫遍历天下，见闻广阔，必非经生常谈，因渴慕久之。适宁化曹拙庵抄集一帙，余虽获之，未敢为鳌石剽窃，嫌其略也。幸长汀切斋曾先生，为鳌石友，得珍藏其稿，其诗文悉为切斋手录，分以前后卷帙。切斋知余切慕征求，乃出篋付余，余为倾囊镌版，以公诸世。盖切斋不忍没友之名，余自不忍没其文也。余不没鳌石之文，而友谊见于切斋矣。是岁适宁之泉上李氏家，又获鳌石亲稿，为元仲先生手所批阅者。鳌石自有原序，及其谊友许荣之序，余不敢续貂于诸公后，则略陈引言以弁卷端。时康熙辛丑秋社日，杭川周维庆鉴翁甫题于郡之制锦斋。

上杭刘鳌石先生传

（自注：此传为予庚戌春社在韩江舟中所作寄国粹学报者）邑后学丘复撰。

先生刘姓，讳坊，原名琅，字季英，号鳌石，上杭人。明云南永昌通判节愍公廷标之孙，户部主事之谦之子也。节愍公事，详《明史忠义传》。当节愍殉国日，上杭已入清。家属留永昌不归。永历诏褒死事臣。先生父以恩荫补赵州学正，累迁户部主事。以永历戊戌生先生于永昌。明年平西入滇，永历狩缅甸，户部公复殉国，全家八十余人，同时灰烬。先生童牙孤露，母夫人抚育之，转徙永昌、腾阳间。母夫人复早世。先生内无格亲，外无宿欢，卒克自树立。为儿时即能诗，逮十五六岁学益进。在滇所作诸诗，如《哀龙江》、《李将军》等篇，于兴亡之感，故国之思，常三致意焉。《云南曲》一篇，序中论平西事，尤有先见，盖自其为童时，即大异于恒儿矣。年十九以永昌僻处天末，慨然兴放游四方之志，遂由弱水下嘉陵，登峨眉。已乃下三峡，上衡山。随军入粤，将假道归闽，至韶不果。明年复游衡岳，住上峰寺者一年又半。年二十二乃由楚返杭，馆于伯子某家。宅有古榕一株，百年物矣。每风雨良夜，周行其下，悠然深思，竊然遐想，不知此身之为晋与秦也。因颜其阁曰：“《天潮》”。而自为之记，盖亦寓言而已。先生虽返杭，终年出游之日，恒有十八九。尝度仙霞，经两浙吴阊，绝大江，溯三淮，乱河济，而北住燕京者年余。复出游广南，孑身游罗浮，大风雨中，行数百里。又过惠州，观丰湖，寻子瞻遗迹。登海陵山，为文吊越国公。平生足迹所至，访求遗逸不少懈，所最推重者，惟蜀都刘苕、衡阳王夫之、江右丘维屏、彭任、宁化李世熊、南海陶叶。皆明季遗老，遁迹荒山，先生所至，必求其人与之游。而明州万季野斯同者，自以先世九代胜国世勋，以布衣馆于昆山徐相国第。隐忍史局，思成有明一代信史，以告无罪于烈祖。先生一见称莫逆。季野卒，先生为述行状。两人相得之诚，有非寻常交游比者。先生少婴丧乱，以祖、父皆死国难，胸中抑郁牢愁，常迫发而不能自己，故其发为文章，多自寄其悲愤。宁化李世熊，于先生为祖父执，见先生诗文，亟称道不衰，亦相感者微也。先生诗文自谓“一无仿效，意到则书，唯所欲言，以为自有文章以来，唯一刘鳌石而已。”少客衡岳，与释长庵天曙善。得其宗旨，上删七佛，下删五宗，始瞿昙，终近代，集《释记》四十余卷。居京师，因《班氏人物志》，分廿一史之人以九等概之，或数人十数人而槩以一二言，或一人而括以数言，成《三才指掌》一书。大纲十一，细目四十有九，凡廿四卷。在江南与友论诗，不论体格，专以神气为主，成《古诗吟》廿八卷。张夏钟选《明古文八家》，先生力诋其妄，谓有明二百八十年，诗唯高、袁、献吉，文唯二川。因选《八家翼》四卷。《前八家》十二卷。所著书都一百有余卷，今皆散佚无复存者。所存《天潮阁诗文钞》，为周维庆所辑。周固手民，与先生善，先生歿后，为搜遗文刻之，有古人笃旧之风焉。先生奔走四方，东西南朔数万里，不得一托足之所，竟卒于宁化李征君家，年五十有六。

论曰：十年前邑人陈拔贡嘉谟，曾稟请当道，举八先生入琴岗书院祀典。八先生者，先生祖父三代，及李职方鲁、邹诸生宗善、丘大令嘉穗、陈布衣几伯、林曲史汝霖也。七均

许可，独以先生生长兴朝，与祖、父食明禄，死明事者有间，不足为诸生训。故独见驳。然以予考之，先生生永历戊戌，上杭虽久降清，而永昌犹明土也。先生饫闻祖、父全家殉节，其不乐仕进，亦固其所。古人固有废《蓼莪》而不读者矣。嗟呼，先生已穷于生前，复厄于死后！所著诸书已不复存，存者又刻本零落。至区区一书院祀典，亦卒不得所请，可谓极古今之奇穷也已！

补书刘鳌石先生传后

鳌石先生事迹，已详余所作传中，犹有一二大节为当时采摭所未尽者。余访求先生后，邑人士曰：先生不愿留孽种于人间，固未娶也。盖先生痛祖父二世死忠前代，终身不娶，以独行其志，东西南朔靡定厥居，卒流落以死葬宁化泉上里。寒支后人为之岁时祭扫。呜呼！先生惓怀家国之隐衷，知者盖鲜矣。先生著述甚富，仅存周刻《天潮阁集》寥寥数卷。偏访遗文不可得。近从郡志中得石巢二诗。石巢者，宁化李征君读书处。《郡志》作刘琅为先生原名，后改名坊。《郡志》采先生诗，琅坊互名，故人不知即先生也。今补书轶事，并附诸传后。

刘鳌石先生年谱

鳌石先生著述宏富，均已散佚。今所存者，惟周维庆所刻文抄四卷、诗抄八卷。周本手民，随抄随刻，未经编次。虽间注干支，而前后凌乱。拟重为编订，则诗文不系干支者尚多，未敢臆断。周板已亡，存本盖寡，兹觅得原刻本，重付印刷。增入“石巢”二诗，与陈子芸一书，余悉仍旧。爰就诗文所见，及参见它书者，别为年谱一卷，用备诗文先后目录之用。而于先生大节亦可得其崖略云。中华民国国会复开后五日邑后学丘复谨识。

先生名坊，原名琅，〔见《汀志》〕字季英，〔见集中丁卯《五歌》又李世熊《寒支二集》有赠刘季英诗。〕别号鳌石。世居上杭在城里。祖廷标字霞起，号存玉。〔见《寒支初集墓表》〕殉节云南永昌通判。列《明史忠义传》。〔《明史》卷二百九十七，《忠义》七。〕刘廷标字霞起，上杭人。沙定洲之乱，黔国公沐天波走永昌。及孙可望入云南，驰檄谕天波降。时王运开摄监司，廷标摄府事，方发兵守澜沧，而天波将遣子纳款，谕两人以印往。两人坚不予，各遣家人走腾越。永昌士民闻贼所至屠戮，号泣请纳款纾祸。廷标不可，众大哭，廷标取毒酒将饮，乃散去。两人相谓曰：“众情如此，吾辈惟一死自靖耳”。是夕运开先自经。廷标曰：“我老当先死，王乃先我耶？”遂沐浴赋诗三章，亦自经。《寒支初集》、《明云南永昌通判刘公墓表》：公知国事无济，自缢永昌粮署。临绝题幅布自序：

“后死罪臣刘廷标，闽之上杭人，早孤赤贫，服先严遗训，守孀母懿言，忤于廿人中，九举秋闱，三副乡榜。崇禎庚辰由征辟试永嘉丞。三院特荐转判永昌、甲申秋署府篆。是腊接先皇帝哀诏，已分一死，犹谓尚有社稷人民，勉为守土，庶犬马残喘犹存，或精卫填泥堪效。不虞天未厌乱，复亡可需，赤社将倾，难面父老于隆中，素练自裁，敬从先帝于地下，谅无当于晚节，聊不昧其初心。复为诗四章，有“三载偷生惭后死，今亡犹是大明臣”

之句〕。清乾隆朝追谥“节愍”。〔《通鉴辑览》卷一百十八。《前清一统志》卷三百八十。〕公弟廷枢，自腾越奔永昌，殒殒公丧讫。贼胁以官。先杀幼子与妻张氏，自缢死。〔《前清一统志》卷三百八十：廷标弟廷枢，贼胁以官，抗志不屈，后值兵乱，抚掌疾呼曰：“弟与兄何可贰其行耶？”先杀其幼子与妻张氏，自缢死。〕父之谦，字无咎，〔见《寒支》二集，赠刘季英诗注。〕永历帝诏褒死事臣，恩荫保山学正。以制辞。己丑冬授赵州学正，三迁户部主事。清师入滇，永历帝狩緬，死之。〔《寒支永昌公墓表，己亥三月清师破云南，执之谦索赂。谦曰：“父子二十年苦节，漱滇南一杯水耳，安得赂？”逼令薙发。曰：“死即死耳，秃头鬼可见吾父乎？”遂遭炮烙死。谦之死，距公十二年。按前清夏燮编《明鉴》，列户部死难，在清兵破福州下，误。又永昌次子为之，上杭死难职方司主事，李弘庵先生鲁之女婚。见《烬余集李公家状》。〕先生兄弟三人，序次居季。〔见丁卯除夕五歌〕集中伯兄（失名）居杭，仲兄思先居滇，疑皆同父兄弟。但杂诗四首云：“内顾无格亲，外游无宿欢。”诗作于在滇时，似又非同产矣。

永历十二年戊戌

先生以七月初七日壬寅生于云南之永昌。（跋许荣诗序：丙辰春会许子于滇池，时年十九。汶上七夕初度口占有诗。与郑彦升书：仆闽之上杭人，而生云南之永昌。是年七月丙申朔。）

永历十三年己亥二岁

三月清兵入滇，帝狩緬。先生父户部公死之，全家与难者八十余人。（见与郑彦升书）

永历十四年庚子三岁

帝在永坑城外。

永历十五年辛丑四岁

帝在永坑城外。春母夫人（姓无考）携先生避乱腾阳。过龙江修觞脯酌江。（见哀龙江诗序）。

永历十六年壬寅五岁

帝在滇都，夏四月遇害。帝亡，而明统绝。以后但书干支而已。

丁未十岁

《老女歌》自注为儿时所作，当在是年以前。

癸丑十六岁

是冬吴三桂建国大周，改元利用。先生决其必败，作《哀云南曲》二首。序云：“若使事果有成，吾当取二十一史尽焚之，毋为尧舜周孔所卖。”可以觐先生之识矣。

甲寅十七岁

花朝日，斋前木瓜盛开，有诗柬陈子芸。作《续采薇歌》三章，叠言“岂不食周粟兮。”亦为三桂而发。三桂实弑永历，先生深恶之。以视时人欲借三桂以复明者，其识远矣。秋过龙江有《哀龙江》诗。先生母不详何氏，亦不知歿于何年，据序已称先孺人，当歿于十七岁以前。以是知先生孤儿成立，才固天授矣。

乙卯十八岁

作李勇士歌。集中：塞上曲、子野歌、古塚吟、邯郸倡、杂诗四首、网罟歌、猛虎行、明君行、秋雨行、乌栖曲、妖童行、龙泉门外塔影，遣兴八首、永昌八景、宫词四首、边怨三首、澜沧江、下关、姑苏台、题饮牛图、游仙五首、永昌冬日、太保山春望等诗，皆于是年以前作。

丙辰十九岁

先生将出游，献岁初发永昌，有诗留别陈陆诸子。至云南，独游五华山。山之麓，旧为黔国公府。永历至云南改为行宫。永历南狩，吴三桂以为王府。五凤楼上早夜有鬼击石，打过往者。三桂厌之，改筑新府，以此为其麾下营房。鬼击石弗辍，兵不敢居，空为园。游人必拉伴乃敢入。先生独游，转至后殿苍石亭，吟诗四章而去。既出，衢人皆大惊。云南有许荣者，年十五已饬于庠，一见先生独倾心悦服。先生为立字，曰：“芳臣”。作《种树说》赠之。荣为先生作诗序。（见许荣诗序跋）今许序存，而《种树说》亡矣。仲春有题《定西岭宁西寺》诗。三月将自蜀至南岳，有《留别许荣水西道中》、《乌蒙即事》、《峨眉山歌》、《凤台避雨》、《木皮殿》等诗。七夕三峡舟中，有诗文自序。先生与郑彦升书，言所知明遗民于蜀则有刘菴。当是自蜀至南岳时得过从也。

丁巳二十岁

春正月游南岳，次上峰寺，与主僧天曙大师契，有《日出入歌》、《云海诗》、《升天行》，呈赵国子前辈等作。居三月，随军入粤。仲夏有将山粤归闽，留别庐陵赵国子诗。七月至韶州，周刻三四言目录，有《韶州纪事》十一首。今亡。将假道归闽不果。有《续梦诗》四首，题《乐昌玉关岭》诗一首。十月自粤归，淹留逾月。乃为衡州之行。

戊午二十一岁

春游衡州，有衡州杂诗，及衡州纪事等诗。先生与郑彦升书，所知交明末遗民，衡阳则

有王夫之。王先生字而农，隐居石船山，过从当在是时。二月同徐合素游石鼓书院有诗。三月再至上峰寺避暑。（见南岳上峰诸景诗余序）梦中得句云：“月明如昼天街净，身卧瑶池冰雪中。”（见癸亥中秋后一日纪游文）夏游岫嵎，有《禹碑跋》。在南岳与释长庵、天曙两公相契。得其宗旨，集《释记》四十余卷，上删七佛，下删五宗，始瞿昙，终近代，不分门户，但推论年代出世之先后而已。（见寄黎愧曾书）其书今亡。

己未二十二岁

南岳山高二月犹多积雪，先生思归不果。有诗遣怀。住上峰寺栖迟一年又半。（见南岳上峰诸景诗余序）故集中诗最多，凡南岳祝融，及赠王左人诸诗，皆在此二年中所作，不能悉举。是秋将归上杭，始别衡岳。首秋有登长沙城楼诗。十月过临川，同行者为南丰黄维祺先生。（见舟过临川感旧诗注。）黄先生名熙，其人有至行，以纯孝见称于世。十一月至汀州，有阻舟汀水呈黎愧曾先生四律。归杭馆于伯子家。临宅有榕树一株，盖百年物，因名所居曰天潮阁。（见《天潮阁记》。按阁名隐藏“大明”两字，与寒支老人但月轩同一用意。）

庚申二十三岁

初春有送高飞之过虔州，兼柬曾君有诗。夏游黄梅山，梦九一和尚黄衫偏袒，揖先生就坐，劳苦甚悉。（见辛酉拜九一和尚塔诗注。）秋至宁化访李元仲先生。先生有奉赠李先生四律。李先生名世熊，所著《寒支集》，有赠刘季英诗云：“天末幽忠四十年，（自注：刘君霞起别予应诏。在崇禎戊寅，今四十余年。）每传遗迹泪潸然，（霞起长君无先后就义于滇中。）间关入梦频三揖，辛丑六月，余梦霞起过我，欢容可掬，向予连揖，都无一语。即次君无怠来索墓志之日。）凄切书铭累百言，万里归来惊少息，（无咎在滇生季英，年最少，归杭过我。）立谈倾倒尽珠璇，（季英高谈每惊四座。）世家风节云霄迥，偃蹇西华何足怜！（见《寒支二集》）先生于永历颠末，川黔事迹，考求最悉。居宁数月。李先生表扬忠烈，多藉以起草。（《寒支二集》）答詹某简、向年读《芳烈纪略》，欲作小传，以传将来。惜原纪叙次无法，阁笔至今。适杭川刘霞起之孙，归自滇南，辱过敝庐。此君妙年博雅，周通世务，于永历颠末，川黔事迹，谈之历历如在目前，讨论连日，颇得要领，藉此可以起草矣。末云某何敢望韩柳，先中丞则今日之段张也。按即李公为永定詹公天颜立传者。）集中有檀河即事诗，予在《汀志》搜得《石巢》二诗。石巢在宁化，为李先生旧读书处。（见《寒支初集》卷二巢诗自注。）《汀志》题先生原名作琅。周刻本不载，今补入诗抄。

辛酉二十四岁

仲夏寓汀州，有送马云将之任越峽七律二首。奉寄李元仲先生诗有云：“圃珖桂秀篱

黄日，拟后登岩醉薜萝，”之句。圃珙岩在宁化，为李先生所常游，预为秋后游宁之约。季夏避暑圆通寺，有五律四首。秋游黄梅山，有拜九一和尚塔七律二首。除夕客温泉，有呈李元仲先生四律。是岁有许荣诗序跋。

壬戌二十五岁

南阳卧龙岗诗注，是年九月作。

癸亥二十六岁

居杭。有春暮饮城南李氏梅庄诗。五月过冠石哭彭躬庵先生。与李元慈定交。（见挽李元慈诗序。）冠石者，俗名纱帽寨，在宁都。为易堂诸子讲学处。诸子皆不忘故国者也。有挽彭躬庵先生七律二首。返杭中秋后一日，晚食，与吴无双同出康衢，经邑署而西至天王寺，遂折曾家巷而北抵天潮阁，坐榕阴下。无双鸡鸣乃返。有纪游文。作天潮阁记。（记中有予既归杭之四年语。）

甲子二十七岁

夏五月与宁阳李斐如，戒装清流，欲由浦水逾岭，径两浙吴闽，绝大江，溯三淮，乱河济，而北登长白之岭，探鸭绿之源，将以尽南北之势。作初发清流诗。遂度九龙有诗。（见九龙诗记。）登延平先锋楼。过仙霞岭。晚次临安。登金陵报恩寺浮图。均有诗。

乙丑二十八岁

春初。在江南送叶苍雨过洪州有诗。（江南春兴诗当作于是时。）春暮，登吴城望湖亭有诗。岷山别彭中叔五律四首，有云：“五月交州道。”当即是时作。夏。由江南将入粤，道经宁都，有送林敬承入粤。挽李元慈等诗。秋，游广南。（见赠陶苦子及姚耕山序）有过庾岭题广州五层楼。与香山寺僧。赠陶握山先生等诗。在羊城寓长寿庵之别馆，有长寿庵十二咏。（今存十。）及告诸同志诗。除夕有广送穷文。

丙寅二十九岁

在粤元旦后一日，梦仲兄思先示以近作。三月二十三日，复梦亡侄，皆有诗。暮春登五层楼，送揭际虞出岭，有诗兼柬宁都南丰诸子。送张超然还虞山有诗。作丰城杨子庆诗序。四月有送蓝公漪回侯官兼陈家书诗。闰四月游罗浮，大风雨中独行数百里。又过惠州观丰湖，寻苏公遗迹，值丰湖水涨，阻绝人事。作循州五日丰湖阻雨诗。旬日不得食，劳苦过甚，遂病疟。返广州养病陶苦子家中五月。（见与彭中叔书）八月望前三日，同陶握山、杭简夫游白云山濂泉寺。二公归，先生养疟留寺中八日。有诗呈二公。秋日有奉寄仲兄家报，并缄永昌陈、陆诸子六首。是年在粤有与伟公。与黄位北。送毛石墨还携李。送戒行还扬

州。送人游秦中。送舒亦蕃过粤西。送曾青藜过潮阳。和人最是诗。杂兴集唐诸诗。将归杭，有送甘衷素过端州，时予将归闽诗。复彭中叔书，言冬初可出虔州，欲至匡庐高卧数年，徐观剥复之变。有赠别陶苦子先生，及赠姚耕山序。又有诗留别姚耕山，盖将离广南矣。龙川道上怀广南诸先生诗，起句云：“枫叶漂零梅蕊舒”。是先生离广南当在冬初也。舟次清远阻雨诗，亦当作于是时。

丁卯三十岁

先生归自粤，闻宁化李先生世熊之丧，奔赴其乡，为文哭之绝痛。有云：“二百余年养士之报，既万失而一偿，四十三载答主之诚，亦千铎而百灸。文章达而时命不达，道德尊而名位不尊，种白杨于身前，盗贼知而有司不知，众人谅而亲友不谅，吊青蝇于身后。”盖实录也。是冬游庐山，有《庐山木瓜洞记》。庐山玉渊潭、玉渊潭夜坐、琵琶亭、东林寺、独宿香炉峰下、庐山道中诸诗。

戊辰三十一岁

是岁游江南，有春暮奉怀陶握山先生诗。芜湖客舍，遇休宁程培公，见先生诗，大相推许。（见五日述怀诗选注。）《纪梦诗》自序云：“戊辰初夏，予过金陵汪沐沧家，梦乘小舟急行湍中，须臾过数山，山麓转处，有兰若临溪，主僧止予曰：可少憩。予乃登岸，僧握手道平生甚欢，予讶未谋面。僧曰：君久别竟忘之耶？吾字了玄也。因痛论予诗，谓较前大进。遂引予至一所，石壁陡立，苔纹狼藉，指谓予曰：君旧题诗处也。字数十行，皆联句。予复题一诗于壁。问僧此为何处？僧曰：金山寺，亦忘之耶？予似有省，遂觉。”观此，先生殆宿世惠业，非偶然矣。汪沐沧年四十，先生赠文一通。自以为迂远不近情。（见汪母滕孺人寿序。）五日在沐沧家有述怀五首。秋日维扬复会舒亦蕃，有诗。先是先生在广南曾作诗送亦蕃过粤西，至是复会。刘子馨招同亦蕃父子游平山堂，与吴大章诸子集秀野园。皆有诗。将游燕京，有留别戴字惠，兼呈程培公诗。（原诗不记干支，结有“别君独向中原去”语，定为是年。）有淮安别友，渡黄河诸作。《黄河行》起句云：“不明不宋不唐不汉一男子。”呜呼！先生岂不明不宋不唐不汉乎？毋亦犹是乃祖乃父之志耳。结云：“我行三十已三度，浩浩洋洋气方怒，几回投鞭欲断之，举首问天天不语。”读者可以想见其志矣。（先生三度黄河今不可考。）黄河舟中七律四首，有云：“河上秋高雁过忙。”疑亦是年作。是冬至燕京。（兄与陈子芸书）

先生在江南，与歙友数人论诗。不论体格，以神韵为主，选上古及六朝十一卷、唐六卷、宋元五卷、明代四卷、清朝二卷，冠以诗经四篇，（豳风七月东山，唐风葛生，秦风蒹葭。）迄于扬州吴野人。名《古诗盼》，凡廿八卷。（见寄黎愧曾书）今亡。

己巳三十二岁

秋八月征江赵玉峰，馆先生于家。（见与陈子芸书，先生或出京，或在京寓，不可考。）

是冬在京得交明州万季野先生（斯同）、刘子继庄（献廷）于昆山相国京邸。自言所交四方知名士，指不胜数，独心折季野，称为近今学者之冠。（见万季野行状。）

庚午三十三岁

春与陈子芸书。子芸永昌人，为先生旧友。先生未出游时，永昌三月桃花已卸，柳絮纷飞，先生与陈子芸辈，徘徊笑傲咏诗饮酒其间，（见丁巳仲春客南岳见桃花有感诗注）至足乐也。至是别十五年矣。扬州朱陶授上杭县令，先生作序送之，中述上杭民风士习，日即于邪。读之慨然，因节录之，用为邑人士儆告焉。文云：上杭瘠僻，介居山海之间，其民多聚族处。俗庞，而勤于作息，苟无衣食之憾，则于焉，志得而愿遂。若夫为邪辟侈张之行，固已鲜矣。其士皆木讷，曹诵习闾里以为娱。自前令某者，久窟于官，倚奸匿为心膂，与二三寡廉鲜耻士相狎比，因缘为害，以毒吾邑。于是邑人化之，争以不肖为能。是人者，虽稍迁，卒未尝不以是累。吾甚丑其行，而悲其心，亦徒苦矣。云云。（序云某公以名孝廉宰吾邑，坊适客京师。而不载其姓名，前令某亦未详。按《邑志》庚午县令为朱陶，扬州举人。其前为汪曾垣，不满二年。又前为蒋廷铨，以康熙九年任二十九年，升任去。所谓久窟于官者，当即此人。蒋在杭，如重修邑志，建龙翔塔，及志载请均米，请定役，请以船代夫各申文。似亦关心民事，大有作为者。非先生此文，又焉知其与绅士狎比为奸，以毒吾邑若是乎。）

是岁昆山去官归里。刘继庄以馆俸所得钞史馆秘书无算，持归苏之洞庭，将约同志为一代不朽之业。既归吴未几身歿，其书散失于门人交友处。先生与万季野扼腕久之。（见万季野行状）

辛未三十四岁

是年春，自燕入粤。陶握山卒已三年。先生为文祭之。

壬申三十五岁

至惠州海陵山，为文祭宋越国公张世杰。秋客镡州（将乐旧名）萧端木家。（见题萧端木春游图跋）端木移得石峰高三尺许置庭前，赠之以诗。

癸酉三十六岁

庚午春寄陈子芸书，未得复，是冬再寄。（见庚午与陈子芸书跋）

甲戌三十七岁

舟过临川，感旧有诗，自序云：忆己未同南丰黄维缙先生过此，已十六年矣。是年秋再至金陵，馆汪沐沧家。沐沧已返婺源，先生与沐沧别已七年，数过白下皆未得晤。沐沧有二

子，长曰基、次曰度，值其母五十生辰，乞文，先生作序赠之。按先生当由江南入燕。寄黎槐曾书云：去冬在京无聊，撰《三才指掌》一书，凡廿四卷。因《班氏人物志》分廿一史之人以九等概之，或数人十余人隳以一言，或一人括以数言，大纲十一，细目四十有九，欲以此究天地之际。以为今世能为古文者，宁波姜西溟、宁都曾君有，吾汀则黎槐曾，皆获交之。欲得三先生作序以传其书。今亡。

乙亥三十八岁

是岁先生当在燕。寄黎槐曾书，不载干支。今就其书考之，当即是冬，或丙子春所寄。书云：“别来倏尔春秋再易。”盖先生入燕由汀，而临川、而金陵，得晤黎也。又云：“浮沉天地于今廿载。”先生以丙辰出游，至是已廿年。又云坊今年已近四十。予故定为此二年中作。先生在燕京选《八家翼》四卷，前八家十二卷。以正晋江张夏钟明《八家古文选》之失，亦见寄黎书中。其书，今亡。

丙子三十九岁

是年至镛州，有题肖端木春游图跋。自壬申至今，先生已三过镛州矣。八月至龙南访彭子立。交郑嵎庵（见与郑彦升书）

丁丑四十岁

归杭，见云南家书，始知陈子芸卒于庚午秋。（见庚午与陈子芸书跋）正月七日与何熊等四人，买舟游紫金山，晚泊赤面石下。翌日舟抵山下，登一天门。寒声飕飕从松间来，因与熊咏：“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之句。遂过五龙寺，渡琴桥，入桃源洞宿焉。酣饮楼上，翌晨出洞上中峰，入晴雨轩。四人相与赋诗，诗成。上麒麟殿，复仰见龙井，矗起千层羊肠鸟道，先生奋步先登。何熊踟躇欲退，先生大声疾呼，哗然而笑，掖熊以登。游毕，折回桃源洞。先生曰：“斯游也，历晦明之候，领山水奇，极唱和之雅，金山之胜无涯，吾乐亦与之无涯也。”（见上杭县志何熊游金山记。熊字圣弼。）与郑彦升书云：“今将入都门于旧知交处觅一乞食之地，苟全此身，不欲令其即赴夷齐之约，徐观彼昊究竟何如？”是将复入都时发者。按文云：自放于风尘已廿三年。又云：马齿已经四十。以先生丙辰初发永昌计之，是书当作于戊寅，但明年先生又出京，故定为是年。

戊寅四十一岁

万季野行状云，自己巳庚午以迄戊寅，十年之间，鸡鸣风雨谈之往往辄夜不休。戊寅京邸一别，遂成千古。是先生虽往来南北，固在燕之日多矣。

巳卯四十二岁

是春洪简民邀先生至明州，买舟游普陀山。往还十日，得诗三十六首，有《白华游诗

记》。以普陀为西域语，以中原字译之，为小白华云。记存而诗亡矣。丘吾鼎文集序当作于是时。

辛巳四十四岁

上元之夕，先生在汀城漏已二下，小步太平桥，遇连城童玉铉，同游漱玉亭。有《漱玉亭记饮文》。

壬午四十五岁

是年万季野卒于京邸王司空俨斋明史馆中。俨斋以其柩还宁波。先生已巳冬在京与季野订交。季野言，先世五代胜国世勋，故自己未以来，廿年间隐忍史局，弃妻子兄弟不顾，诚欲有所冀也。未白之衷，惟君深知，我他日身后之状，君其毋辞。先生至明州，其孤世标乞状先生，因举所闻见笔之。

丙戌四十九岁

是春至漳浦访陈心斋兼晤同人。（按蓝鹿洲李求可墓志，称先生为故友，当时往来必多名士，惜不可考。）

明州林不岩先生，生于明神庙之四十五年，今年九十。心斋乞文寿之。《跨海吟》云：曷取嘏嘏四十九年。疑是年作。

丁亥五十岁

集中《寿白门叔长歌》，据刘君藩丞言：白门系其乡人，族谱载白门生于崇祯己卯，周甲之年，先生作诗寿之。藩丞名莫邦，中都田背乡人。知予搜集先生遗文。往岁曾从族谱中抄其乡八景诗见寄，云是先生在其乡设帐时所作。予疑其诗，不类先生手笔，不敢掺入。今年又将旧本见寄，审系从周刻本照抄者，刻本空字，抄本亦空格。惟中有与陈子芸书，为刻本所无，亟抄补入。又《寿白门歌》，据其族谱，系六十寿，当在戊寅年所作。但结句云：祝翁愿翁再加六十九年寿，恐非为白门六十寿者。白门已生于崇祯己卯，此歌当作于是年，正寿六十九也。姑附此以俟考。

己丑五十二岁

先生归杭三十年，最契者惟吴无双。是年应张中丞伯行之征，作序送之。

癸巳五十六岁

是年五月五日，先生客宁化之檀河，病笃。李元仲先生季子求可君，昇诸家，为易簀以殓。求可君举所备衣衾棺槨殓之。葬诸茶窠山，元仲先生墓侧。（蓝鼎元《鹿洲初集李求可